



## 《周氏冥通記研究·譯注篇》糾繆

### ● 施寬文\*

《周氏冥通記》四卷，南朝梁周子良撰，陶弘景整理成書。

陶弘景是蕭梁時期的知名道士、醫學家、文學家，其人博學多才，撰有《真誥》、《登真隱訣》、《本草經集注》、《名醫別錄》與《陶弘景集》等道教、醫學與文學著作。周子良為其弟子，十二歲即隨陶氏修道，受經籙符圖。據《冥通記》所載，周子良十九歲時，「仙真」以其夙世之道緣，常於夢中加以指點，傳授修道旨要，並告以所授仙位，次年周氏遵從夢中「仙真」之指示，服用不知名藥物而自絕，年僅二十。本書原為周氏記於散紙之日記，大多為周氏與諸來訪、指導的「仙真」之密談，包括修道要訣、仙界密聞，以及「仙真」曉諭禍福之事。周氏自絕前，燒毀了部分日記，其餘則棄置於附近山洞，後為陶弘景尋獲，予以整理成書。

雖然該書因為涉及「仙真」、「天界」之事，在《四庫提要》中被斥為「荒誕不經」，卻是道教重要書籍，因此收錄在《道藏》。除了有助於六朝道教的研究之外，該書文字古雅，多見六朝時期南方之口語、方言，清初學者黃生所著《義府》即附有此書之訓釋一篇，在語言方面也具有學術研究價值。日本學者麥谷邦夫、吉川忠夫所編撰《周氏冥通記研究·譯注篇》<sup>1</sup>，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成果報告之一，該書以上海涵芬樓影本《正統道藏》為主，參考日本宮內廳所藏《正統道藏》與《學津討原》、《津逮秘要》等版本，加以標點、補正書中訛文錯字，並附有注釋和譯文，極有益於學者之研究。惟書中仍有不少錯誤，本文僅先舉出其首卷中的一些錯誤。

一、「周子良……世為胄族，江左有聞。」(卷1，頁1)譯文云：「歷代均為名門望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<sup>1</sup> 該書中文版由劉雄峰譯出，齊魯書社(山東濟南)在2010年1月出版。

族且名震江南。」(頁 1) 以「名震江南」譯「江左有聞」，語意過當，「在江南有名聲」應較恰當。

二、「旦夕承奉，必盡恭勤。」(卷 1，頁 5) 譯文云：「時常甜言蜜語，無論做何事均畢恭畢敬。」(頁 5) 此陶弘景稱美周子良事己之辭，以「甜言蜜語」譯「承奉」並不適合，以其有「阿諛諂媚」之貶義。此處「奉承」之義實即《墨子·兼愛下》的「『奉承』親戚」；「親戚」指父母，「奉承」則「侍奉」之意。

三、「周家本事俗神，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。」(卷 1，頁 7) 譯文云：「周家原本是供奉俗神，如今其姨、舅及其家人遂懷疑俗神不靈。」(頁 8) 「道義」不是「家人」，清人黃生《義府·冥通記》云：「道義，謂同事道法之義友。」指一同修道之道友。至於「俗神所假」，「假」為「借」、「依傍」之意，即周子良通靈後，「恆垂簾掩扉，斷人入室，燒香獨住，日中止進一升蜜餐」的行為，讓其親戚、道友懷疑周子良為「俗神所憑附」，並非指「俗神不靈」。

四、「去冬，欲潛依冥旨，逆須別宇，託以方便，冒求構立，雖建三間麤屋，經時未畢。入此年十月，便密自成辦〔辦〕窗戶床簾，至十月乃竟。」(卷 1，頁 9) 其中，「便密自成辦窗戶床簾，至十月乃竟。」譯文云：「他自己便悄悄地關門閉戶，與外隔絕而至十月將盡。」(頁 10) 此處指周子良通靈後，欲獨自居處，因此建了三間粗屋後，置辦「窗戶床簾」，至十月才完成，並非「關門閉戶，與外隔絕而至十月將盡」，因其前文有云「二十六日，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廡處磨洗，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。爾夕，自移衾枕，出所住廡，云當暫齋。或云暫行。二十七旦，獨在住家廡。及還館中，言色平然，了無一異。」可見其人並未與外人隔絕。

五、「至日晷後，便起云：『時至矣』。即束帶燒香，往師經堂中，遍禮道眾，徑出還所住廡，眾人正言『應就齋去』。」(卷 1，頁 9) 譯文於「眾人正言『應就齋去』」，云：「此時，大家都聽到了『該是去用餐了』這樣的話。」(頁 11) 「該是去用餐了」實眾人所言，並非周子良之言而為眾人所聞。

六、「其母欲捧頭起，而蹴巾轉。猶舉手再過正巾，須臾氣絕。」(卷 1，頁 10) 譯文云：「母親上前想扶起他的腦袋，不料卻將其頭巾拽落，欲再將頭巾弄好，瞬間便見其氣絕。」(頁 11) 「猶」句的主語，參閱其前云周子良服用藥物後：「所生母及姨母續至，見便悲叫，問：『何意？何意？』唯閉眼舉手，三彈指云：『莫聲叫！莫聲叫！誤人事。』」則「舉手再過正巾」者應是周子良，而非其母。



七、「脫裙襦卷辟之，容質鮮淨，不異於生。」(卷 1，頁 14) 譯文云：「在脫捲起其裙褲時，卻見其容貌肌膚鮮紅白淨，與生前毫無二致。」(頁 14)「裙」為「下裳」，「襦」為「短襖」，實即「衣裳」，而非「裙褲」。

八、「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，並封題，上皆濕。」(卷 1，頁 15) 譯文云：「此後的一天，在書桌上得到四函書，且還有封題，其上均見有濕痕。」(頁 15)「爾日」是「那天」，應是事發當日，以「此後的一天」譯之，恐不恰當。

九、「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，後既混糅，恆親紛務，不展避人題之紙墨，直止錄條領耳。」(卷 1，頁 17) 譯文云：「尋思在神諭起初降臨之數十日內，那時較為閑靜，故可詳錄。而後來則陷入混雜的世俗事務及家人親情之中，為使其避人耳目且無有餘暇，故而僅錄些條目而已。」(頁 17)「恆親紛務」指周子良通靈之後，雖有一段較為閑暇的日子，但是後來常需親自處理道場紛雜的事務。譯文因為「親」字而譯為「陷入混雜的世俗事務及家人親情之中」，實屬誤解。

十、「此記中多有真仙諱字並諸教戒，便同依經誥之例，皆須淨案淨巾，沐浴燒香，乃看之。」(卷 1，頁 19) 譯文：「要依受授經誥之例，均須設立乾淨的香案，同時穿著潔淨的衣服，並沐浴燒香纔可拜讀。」(頁 19)「淨案淨巾」指拭淨書桌，並鋪設乾淨的桌巾，並無「同時穿著潔淨的衣服」之意。

十一、關於「敕答」部分：「後撰寫遺記畢，方遣潘中正出啟上呈。」(卷 1，頁 23) 譯文作「潘正中」(頁 24) 與原文不符。

十二、關於文中陶弘景(自號「華陽隱居」)之說明：「善生是兩姨弟，本姓朱，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，正爾就盡，隱居苦為救治，仍捨給為道子。」(卷 1，頁 30) 譯文云：「(善生)其乃是兩個姨媽的弟弟，原姓朱，七歲時，在永嘉一病十幾天，到了這種地步，隱居〔我〕深感救治之棘手，於是，便將其捨為道士的弟子而撫養。」(頁 30—31)「兩姨」指姨表親屬關係，「兩姨弟」並非「兩個姨媽的弟弟」，而是周子良的表弟。「正爾就盡」指「瀕臨死亡」，「道子」即道教子弟、道士，譯為「到了這種地步」、「道士的弟子」，語意彘扭。

十三、「長可七尺，面小口鼻，猛眉，多少有鬚青白色。」(卷 1，頁 30) 譯文釋「鬚青白色」云「青白色的鬚鬚」(頁 32)，「青」即玄青、黑色，應指降臨的「仙真」鬚鬚間雜白色。

十四、陶弘景說明之語：「前云『事延家主』，家主即姨母，所以自說病事，不由



於請問也。」(卷1, 頁40) 譯文云：「先前所說的『要連累家裡主人』一事，所謂主人乃為姨母，之所以親自說出自己的病事，不可以去質問。」(頁42) 參考其前的「仙真」之語：「卿姨病源乃重，雖不能致斃，亦難除。」則此處的「自說病事，不由於請問」，是指「仙真」自行告知，並非周子良去詢問，譯為「之所以親自說出自己的病事，不可以去質問」，實為誤譯。

十五、「子良曰：『向實有疑，今敢復異。』」(卷1, 頁51) 此周子良答「仙真」要其就職仙界之語，譯文云：「先前確實是猶豫不決，所以現今纔有異議。」(頁52) 「敢」是「不敢」、「豈敢」之意，「今敢復異」是說「現在不敢再有異議」，譯為「現今纔有異議」，亦為誤譯。

十六、「尊府君亦猶訴於丞云：『無復嗣』。丞已不許。幽冥面告尚不得停，而況穢身投片辭，亦自不達，達亦不許，徒勞紙墨耳。」(卷1, 頁51) 此是「仙真」傳「天界」旨意要周子良前往任職，其姨母知曉後，有意奏章上言，並讓周氏作辭陳訴。「仙真」因此告訴周子良，其亡父親自在幽冥界申告也不能讓天界改變旨意。而譯文云：「直接面告了幽冥界，不得停止。」(頁52) 與原意實有出入。

十七、「今既果願，復何所言。」(卷1, 頁51) 譯文：「現今得以如願，就不要強詞奪理狡辯了。」(頁52) 「復何所言」為「還有什麼話說」，譯為「強詞奪理狡辯」，語意過當。

十八、「卿每禮拜，先依科朝四方，竟輒更禮拜司命、定錄、保命三真君。既居鄉，故應爾。」(卷1, 頁52) 譯文云：「你每天朝拜時，首先要按照科儀朝拜四方，其中，更是要禮拜司命、定錄和保命三位真君。因為他們處於福祥之地，完全應該如此。」(頁52) 「既居鄉」應指周子良之居鄉，並非指三位「真君」之「處於福祥之地」。

十九、「俗人童蒙，不辨真正。曲垂貸宥，實敢迴異。」(卷1, 頁52) 譯文云：「俗人是愚昧的，分辨不出正邪，還是請求屈就一下，現在已完全改變主意了。」「曲垂」為敬辭，如云「俯賜」，「曲垂貸宥」即敬稱「仙真」對己之寬恕，譯為「還是請求屈就一下」，並不恰當。

二十、「卿既處此塵誼之中，僕等雖復數來。」(卷1, 頁55) 「雖」字應是「難」字之訛。

